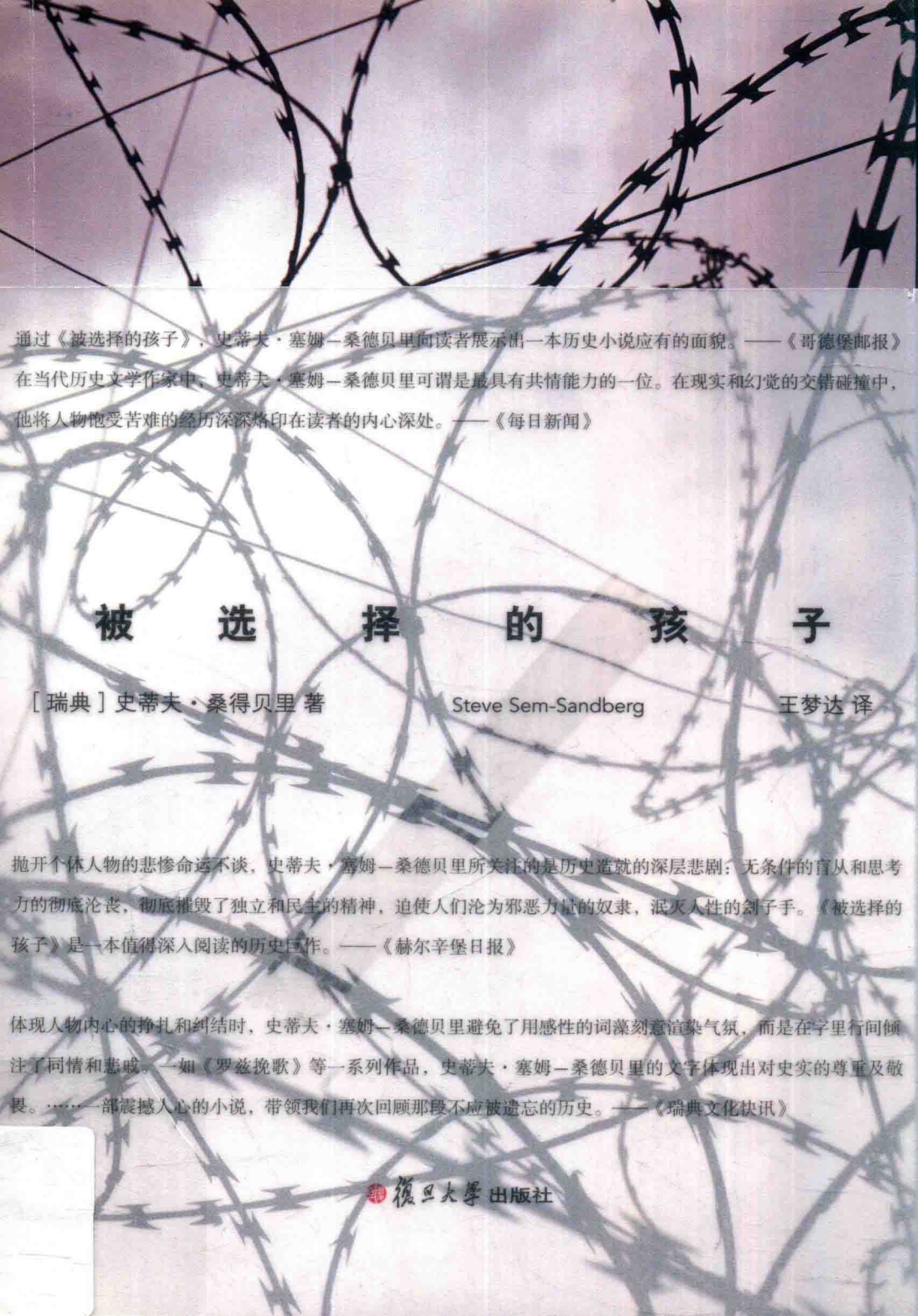




通过《被选择的孩子》，史蒂夫·塞姆—桑德贝里向读者展示出一本历史小说应有的面貌。——《哥德堡邮报》
在当代历史文学作家中，史蒂夫·塞姆—桑德贝里可谓是最具有共情能力的一位。在现实和幻觉的交错碰撞中，他将人物饱受苦难的经历深深烙印在读者的内心深处。——《每日新闻》

被 选 择 的 孩 子

[瑞典] 史蒂夫·桑得贝里 著

Steve Sem-Sandberg

王梦达 译

抛开个体人物的悲惨命运不谈，史蒂夫·塞姆—桑德贝里所关注的是历史造就的深层悲剧：无条件的盲从和思考力的彻底沦丧，彻底摧毁了独立和民主的精神，迫使人们沦为邪恶力量的奴隶，泯灭人性的刽子手。《被选择的孩子》是一本值得深入阅读的历史巨作。——《赫尔辛堡日报》

体现人物内心的挣扎和纠结时，史蒂夫·塞姆—桑德贝里避免了用感性的词藻刻意渲染气氛，而是在字里行间倾注了同情和悲戚。一如《罗兹挽歌》等一系列作品，史蒂夫·塞姆—桑德贝里的文字体现出对史实的尊重及敬畏。……一部震撼人心的小说，带领我们再次回顾那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瑞典文化快讯》

 复旦大学出版社

被选择的孩子

[瑞典] 史蒂夫·桑得贝里 著

Steve Sem-Sandberg

王梦达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选择的孩子/[瑞典]史蒂夫·桑德贝里(Steve Sem-Sandberg)著.王梦达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9

书名原文:The Chosen Ones

ISBN 978-7-309-12647-1

I. 被… II. ①史…②王… III. 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3695号

De Utvalda (The Chosen One) by Steve Sem-Sandberg

Copyright© 2015 Steve Sem-Sandberg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Rights Arranged by Peony Literary Agency Limit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790号

《被选择的孩子》中文版获得了瑞典国家文化委员会(Kulturrådet)翻译推广项目的资助,特此致谢。

Special thanks to the support of Swedish Arts Council for sponsoring the translation.

被选择的孩子

[瑞典]史蒂夫·桑德贝里(Steve Sem-Sandberg) 著 王梦达 译
责任编辑/张旭辉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 字数 322千

201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2647-1/I·1023

定价: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希尔

各地均应雇用残疾人士，努力为他们创造工作岗位，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生存竞争并非建立在同情和慈善行为之上，它是更为强势者和更具才能者为维护本群体的利益而必须且应当赢得的竞争……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由于战争，大量无能之人——即负变种——得以繁衍后代，其后果导致负变种大幅增多，这对下一代的威胁远比对目前这一代要大得多，为了维持和保护该负变种，下一代必将付出更多的精力。这一点或许听来残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从人类经济学和优生学的角度而言，持续不断地加大支持负变种的力度是不正确的……提高人口质量必须从娃娃抓起。如果我们在繁衍后代时未能注重质量，那我们至少应当在养育儿童的过程中提高质量。而受生物学原则和社会原则调控的受难儿童救济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①

朱利叶斯·唐德勒 (Julius Tandler)

《战争和民族》(Krieg und Bevölkerung, 1916)

斯皮尔格鲁德儿童医院的任务就是收治精神异常的儿童和青少年，从哺乳期的婴幼儿到即将步入成年的少年均在收治范围之内，医生必须通过密切观察和细致检查以确定他们生理、心理状态和行为能力，经鉴定后安排入住相应的病区。此外，从该过程中获得的经验也会经过整理和收集，作为日后的科研素材。

我们目前掌管着十五个小组的寄宿儿童，每组三十人，附加两个加强组，每组六十人。另外，医院下辖专门的婴幼儿部，每个病区的平均床位数在五十左右，还有专门针对罹患精神疾病的学龄儿童所开设的两个组别，每组的三十人。……

在孩子转入医院的同时……青少年福利院或青少年事务局等分

^① 原文为德语。(译者注。全书同。)

配机构必须提交深入细致的转院说明以及该儿童详细的家族病史，其中尤为关键和值得重视的，包括一切有关遗传缺陷和环境损伤的陈述。如果可能的话，医院可以要求转出机构进一步补交在校报告，以便全面掌握该儿童可能存在的教育缺陷或其他非正常行为。……

收治入院时，医生的任务包括撰写所收治儿童的身体状态报告，为其健康方面的缺陷提供相应的治疗；这些工作一旦完成，便能获得较为准确和全面的家族遗传病史。入院体检尤其注重内科和神经学两方面。……儿童医院的医生会对所收治儿童的父母和亲属进行不定期的拜访，或是通过传讯问询的方式，核实生物遗传学、精神病学以及身体方面的既往病史。在完成身高体重的测量后，工作人员将对这些儿童进行拍照，并从人类学角度出发，简短地记录其目前状态。在必备器材和亟需的科研辅助人员到位之后，通过人种学和颅相学测量以及手脚指纹的采集，这些素材将不断得到补充完善。

在适应儿童医院的生活后，这些儿童必须接受一次心理测试。该测试可视为依据目前常见方法制定的某种智力测试，只是在一些决定因素上进行了拓展和改善；同时，这一测试的关键并不在于智商衡量（出于实际考虑，该数据可能予以保留），而是对该儿童整体人格的把握，以及针对某些对教育起决定性作用的心理和生理能力，就其运作状况进行检查。我们会给出一些精心甄选过的话题，要求儿童围绕此进行阐述，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够有效窥视儿童或青少年的内心世界，对他们的性格发展给出合理的解释，与此同时，我们也收获到这些儿童最真实的字迹，这对他们性格形象的立体化是一个极好的补充。该心理测试由具备丰富教育经验的专业心理学家倡导制定，由经过专门选拔、受过心理学教育且具有一定相关经验的专业人员执行完成。在共同探讨和反复验证的过程中，尝

试找到适用于特殊案例的新方法。^①

汉斯·克雷内克 (Hans Krenck)

《有关掌握精神异常儿童和青少年的方法的文献》(Beitrag zur Methode der Erfassung von psychisch auffälligen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摘自《儿科文献》(Archiv für Kinderheilkunde, 1942)

以道德层面和法律秩序作为背景,对惩罚的历史和形态进行叙述毫无争议。然而,如果仅只为了挖掘罪犯最为隐秘的灵魂,而以个体为对象,从宣布惩罚的那一刻起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这么做是否可取?

迈克·福考尔特 (Michel Foucault)

《监管与惩罚》(Övervakning och straff, 1975)

① 原文为德语。

目录

第一章	寄养儿童	1
第二章	灵魂医生不需要眼睛	30
第三章	斯皮尔格鲁德儿童医院	44
第四章	男孩和山	76
第五章	黑白键	109
第六章	守护天使	146
第七章	流血的元首	183
第八章	畸形的念头	213
第九章	格列佛	249
第十章	河道	284
第十一章	盲眼之人	316
第十二章	蒙古人的进攻	329
第十三章	囚徒	340
第十四章	体面的生活	355
第十五章	审判	375
第十六章	幸存者	407
第十七章	无名的死者	423
作者后记		434
译后记		435

第一章

寄养儿童

病区 一九四一年一月，他第一次被送往斯皮尔格鲁德儿童医院，那是一个凛冽晴朗的冬季早晨，阳光为大地笼罩上苍白一片，却将霜冻映射出熠熠光泽。阿德里安·齐格勒清楚地记得，病区教堂的铜绿色拱顶从山坡间高低不平的建筑中突兀耸出，充作映衬背景的天空有着不真实的蔚蓝，那种纯净的色彩他只在明信片或油画海报上见过。汽车在行政主楼前戛然而止。负责接待的护士为他们引见机构主管——一名身穿深色西装的上了年纪的男人，正低头忙于签署各类文件。接着他们来到正门左侧的厅内，一名医生已经在此等候多时，旁边的护士大声命令他脱掉衣服，在磅秤上站好。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阿德里安对于初次造访的记忆都模糊不清。很久以后的一次例行体检中，他赫然认出文件下方海恩里希·格劳医生的亲笔签名，那一刻阿德里安才意识到，在自己今后的岁月里——甚至在重获自由和新生后——这一人物都将形影不离地伴随左右。而当时在他眼里，格劳医生不过是陌生而严肃的形象，强迫他将嘴巴张大到极限，然后将手指按压过他的头骨和脖颈，用指关节敲击他的脊椎。初次体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格劳医生娴熟摆弄着阿德里安从未见过的各种工具，包括使用一只附带长刺针的圆形

仪表测量他的头骨。阿德里安被要求坐在一张高脚凳上，高脚凳的靠背已经有些松散，两侧扶手倒是完整坚固。格劳医生先是测量并记录下他的眼间距，接着旋转仪表，读取眼睛和下巴间距离的数值。然后戴上手套，触了触他的睾丸，将手指探入他的肛门。检查完毕后，负责接待的护士受到传唤带他出去。天色尚早，苍白的阳光投射进走廊，照亮了地板瓷砖上冰冷单调的菱形图案。那些映射在医院走廊，病区墙壁和地板上的诡异的光，始终是阿德里安记忆中抹不去的烙印：它们绵长而冷漠，完全不因孩子们的喜怒哀乐而表现出丝毫温情。然而护士并不耐烦阿德里安的神思恍惚：你到底走不走？难不成打算在这儿发上一天的呆？他们穿过行政主楼的后门，在高大葱郁的树丛中，阿德里安初次瞥见自己未来的住所：投射于山坡间的霜白色阴影中，阴暗灰蒙的房舍挤挤挨挨，凹凸不平的破旧砖墙和布满栅栏的窗户透出惊人相似的压抑。其中隐约可见一条狭窄轨道贯连彼此。山势稍高的地方停着一台红白相间的机车头，后面拖着三节货运车厢，看上去颇有种玩具机车的不真实感。他们在左手边第三排的九号病区前停下，这里就是阿德里安的栖身之地。护士从口袋里掏出一大串钥匙，摸索出正确的那把打开了门。尽管时间已近中午，里面的各扇房门却依然紧锁。门内几乎没有一点声音，阿德里安无法猜测是否还有其他孩子居住其中。护士领着他来到盥洗室旁的储物柜前，取出分配好的毛巾和一小块棕灰色制式肥皂。冲洗完毕，护士检查过他的指缝和耳根，将衣服和一双室内拖鞋递给他。阿德里安还分到一件羊羔毛的灰色短夹克，可现在还不是穿的时候。他站在即将入住的房间外，瞪着门楣上高悬的罗马数字“四”，听不见房内的丝毫动静。他起初以为孩子们只是紧张地屏住呼吸，后来才意识到，他们早已经死去，只是为了他，为了不让他失去生存的勇气而假装活着。

河流 说起成长经历，阿德里安会将其形容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但回顾这段时光，他却很难不感到羞赧。夏季他通常和最喜欢的舅舅一起度过。那是他母亲的弟弟，住在维也纳的凯撒穆伦外，本名叫弗伦茨，大家习惯性称他为弗朗兹。由于当时母亲和父亲还未履行结婚手续，家里的所有孩子都被统一冠以母亲的姓氏——多布罗什。弗伦茨说，尽管多布罗什听上去一点也不匈牙利化，但它确实确实是一个匈牙利姓氏，并且，阿德里安母亲一方的家族本就来自匈牙利的一个小村落，只不过现在划归斯洛伐克境内。阿德里安的母亲则坚称，多布罗什绝不是什么匈牙利姓氏，而是如假包换的斯洛伐克姓氏，不过是哪里的都无所谓，它配任何奥地利名字都合适。弗伦茨舅舅没受过系统教育，但他手脚勤快，又挺有上进心，常能找到些打杂的活计，并且完成得有模有样，因此养活自己不成问题。每到夏季，弗伦茨舅舅会前往位于胡博图斯达姆的社区农场，受雇于农场主照顾牛羊等牲畜。那是一片历史悠久的洪涝区，就位于防洪堤和河流之间。阿德里安和弟弟赫尔穆特总是帮忙收集饲料，作为报答，他们可以带一壶新鲜的牛奶回家。这些牲畜性情温顺，安全感极强。下雨的时候，它们会安安静静地紧靠在一起，就像沉睡般安详。弗伦茨和阿德里安则仰面朝天躺倒在地。地上铺满了附近车间废弃的碎木屑，橡胶块和旧铁钉，要是有什么莽撞的淘气包打赤脚跑过去，肯定会被扎得生疼。雨后的空气总是分外湿润，夏季的天空高远而澄净，密密麻麻的昆虫织起一张黑色的网，笼罩在泥泞的水塘之上。弗伦茨头戴一顶贝雷帽，身披一件敞口外套，外套下什么都没穿，浓密的胸毛下可以看见肌肤上的晒痕，以及星星点点的红色咬包。他喜欢用坚硬的指甲挠破结痂，然后吮吸甲缝里的鲜血。一点也不疼，真的。他安慰阿德里安。他甚至向阿德里安示范如何靠咀嚼草根缓解饥饿。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就躺在地上，远远望着河流。弗伦茨说，这是一条被诅咒

的河流。凯撒穆伦曾是奥地利的二级郡县，附近的农民必须定期将收获的面粉运往该地的水力磨坊，进行麦芽加工。某天，奥地利皇帝突然决定改造河道，对从前的纵向河流进行截流和控制，改为横向挖掘新的干道。原本繁华的多瑙河流域左岸从此被割离开来，形成一个孤岛。陆续有人来到凯撒穆伦打工或定居，但从未有人穿越河流。那场工程堪比巴拿马运河，弗伦茨说，许多工人在开凿过程中溺死。阿德里安于是问弗伦茨有没有认识的人参与其中，弗伦茨回答说当时自己还太小，不过倒是听说父亲那边的某个亲戚应召入内。由于工程危险性太大，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还是雇佣外国劳工。许多劳工死于斑疹伤寒，被抛入河中顺水漂走。直到几个月，甚至几年后，他们的尸体才重新浮出水面，但其身份或背景已经不得而知。阿德里安喜欢河流。他尤其喜欢在晴朗的日子里，或是在大雨过后远眺河流，此刻的视野格外开阔，卡伦堡山^①，帝国桥^②，甚至利奥波德城^③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登基教堂的塔尖都清晰可见。他着迷于河流本身蕴含能量的矜持低调却难以抗拒；着迷于天色映照下的河面瞬息万变的诡谲；着迷于晨曦初露时的汹涌澎湃，却在暮色降临时平静如镜。返程回家时，弗伦茨总是拎着牛奶壶走在最前面，阿德里安其次，小弟弟殿后。赫尔穆特当时还不满三岁，必须费好大的劲才能跟得上。赫尔穆特个头瘦小，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和一头金发。看见他的人都难以相信这是欧根·齐格勒的孩子，就连齐格勒自己都怀疑过多布罗什，上哪儿给他弄回这么个杂种。不过就和他们朝夕相处的阿德里安来说，赫尔穆特的身上经常能看

① 卡伦堡山（Kahlenberg）：位于阿尔卑斯山脉最东面的一个小山峰，海拔四百八十四米。

② 帝国桥（Reichsbrücke）：位于维也纳的一座著名桥梁，横跨多瑙河，连接利奥波德城一侧德墨西哥广场与多瑙城的多瑙岛。设有六车道，维也纳地铁轨道，人行道，自行车道和两条隧道。

③ 利奥波德城（Leopoldstadt）：维也纳的第二区，位于由多瑙运河和北面的多瑙河围成的大型岛屿上。该区得名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

见父亲的影子：飘忽不定的眼神以及讨好谄媚的微笑。他们三个谁都没穿鞋。母亲曾说过，在不必要的情况下磨损鞋子是愚蠢至极的行为。

西梅林大街 阿德里安成长于西梅林^①。不仅如此，他后来补充道，除去在斯皮尔格鲁德的那段时间，我这辈子都在西梅林度过。有人提出收养建议时，除了西梅林，我哪儿都不愿去。我甚至在西梅林蹲过监狱。就在凯撒埃伯斯多夫^②。说这话的时候，阿德里安笑得很厉害，但从他的眼里不难看出诅咒的意味。欧根·齐格勒移居西梅林时，社会民主党刚刚准备开始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工程，履行他们竞选时的承诺，一劳永逸地消除贫困。而此时的西梅林大街和数世纪前并无二致：一条窄仄拥挤的通道，串连起密密匝匝的小作坊，店铺和公房。阿德里安一家所住的房子建于上个世纪，和街区内大多数房子一样，面对大街的是它“像样的”一面，而肮脏生活的真实面则在后院内发酵。尽管只有两层楼高，但房子两侧单独设立的楼梯却颇为气派。按照阿德里安的说法，正中的大门也挺宽敞，但没那么宽敞，因为两侧的橡木圆柱上清晰可见深浅不一的凹槽，显然曾有马车或货车强行挤入所致。房子旁边设有一间小客栈，客栈老板每天的任务就是将沉重的啤酒桶统一堆在后院，然后逐一搬出。一名叫史戴勒的商人租了底层的一个店面，每天将货物从大门运入运出。多布罗什-齐格勒一家住在二楼右侧走廊尽头的公寓内，顺着一架盘旋而下的木质楼梯可以抵达后院。厕所就藏在一棵硕大古老的栗子树下，旁边紧挨的一间搭棚被全楼居

① 西梅林（Simmering）：维也纳的第十一区，成立于一八九二年，位于维也纳东南部。西梅林地区有迹可循的人类活动历史可追溯至一〇二八年。

② 凯撒埃伯斯多夫（Kaiserebersdorf）：一八九一年前为独立的自治市。之后大部分地区划归维也纳第十一区西梅林所有，小部分划归第十区法沃里滕所有。

民充作洗衣房使用。楼里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在此洗洗刷刷，身后尾随着一群吵吵闹闹的孩子。阿德里安最初记忆里的一幕，就是一个阴郁的冬日，院子里充斥着肥皂水泛着酸味的热气，晾衣绳上挂满搓洗拧干过的衣物。艾米丽亚和玛格达高举着烧热的水壶，冲着阿德里安汗湿的脸咆哮着让他滚远一点，不然就将沸腾的水浇遍他全身。艾米丽亚和玛格达（玛格达列娜的昵称）是他母亲的两个妹妹，由于都还没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阿德里安的父亲因此宽容她们住在家里。公寓其实小得可怜，除了一间带炉灶的厨房，隔壁就是卧室，墙角长满厚厚的霉，很难想象一大家人如何蜗居于此。母亲的一个叫弗洛里安的哥哥也会蜷缩在厨房的壁龛里过夜。按照那个时代的形容，弗洛里安是个很“自我”的人，尽管被阿德里安的母亲不断呵斥，他仍然没有任何找工作的意愿。一旦父亲在家，弗洛里安肯定会被呵斥个没完，阿德里安说，不过这种机会并不多，父亲并不会专程回家，而是碰巧路过。他常常随身携带烈酒，一开始还会慷慨地分给大家，但之后往往猝不及防地勃然大怒，冲着母亲的兄弟姐妹破口大骂，将他们贬损为寄生虫，害群之马，没得到他的允许便擅自闯入，鸠占鹊巢，吃他的用他的，一分钱都不给。这么说当然有失公允，阿德里安补充道，母亲的兄弟中，唯一长期借宿家里的就是弗洛里安，况且他的食宿费用都由舅舅弗伦茨承担，不仅如此，弗伦茨还会尽自己所能多补贴一些。这一切在父亲口中成了“白吃白喝，一个子儿都不出。”欧根·齐格勒对待弗洛里安舅舅的态度特别差。阿德里安脑海中始终浮现出这样一个场景：父亲揪住弗洛里安额前一绺黑色的头发，将他的脑袋狠狠朝墙上撞去。一下接一下的，仿佛用迟钝的斧头劈开树桩，发出沉闷而骇人的声响。弗洛里安舅舅没有丝毫反抗，只是沉默地翻着白眼。母亲冲父亲咆哮着，喝令他住手，威胁说如果他再不放开弗洛里安的话，就休想再见到自己。在母亲敢于挑战父亲权威的为数不多的

情形中，这算是一次。话虽这样说，但如果她，蕾妮·多布罗什，真的离家出走，依赖她的那些兄弟姐妹，嗷嗷待哺的孩子该怎么办？因此绝大多数时候，母亲会默默擦干溅在地板上的血迹，弗洛里安舅舅则将父亲摔断的餐桌腿粘合起来（父亲对所有具体存在的东西都有破坏欲，桌子啦，椅子啦，弗洛里安舅舅啦。发起飙来，手边的一切都可以拿来摔摔打打）。然后，母亲戴上贝雷帽，穿上四季适用的棉外套，扣好棕色纽扣，搭乘七十一路有轨电车抵达施瓦岑贝格广场站，然后开始一整天的工作：擦地板，为毛毯掸灰，清洁房间。母亲服务的对象以有钱人为主，多住在维登^①或约瑟夫城^②，偶尔会远在德布灵^③的萨尔曼斯多夫，手头拮据的时候，母亲只能步行前往。蕾妮·多布罗什当女佣赚得的薪水勉强能够维持房租的花销，她也会时不时将主人家的残羹剩菜带回来，包括隔夜的面包，削了皮的土豆，或是平底锅煎过的意大利饺。母亲一离开，家里就被破坏得乱七八糟，于是回家之后，母亲必须再充当一回女佣的角色，收拾妥当后才能开始吃饭。每个星期，母亲只有一天是属于自己的，那就是礼拜天。她会把所有赶出房门，接上满满一桶水，跪在地上擦拭地板，然后铺满报纸，不允许任何人进来，也不允许任何人偷窥。她独自坐在餐桌边（有时和弗洛里安舅舅一起，他是唯一一个被准许进入的人），就那么坐着，什么事也不做，什么话也不说。孩子们往往无所事事，由于没有地方可以玩耍，小孩子于是跟着大孩子一起四处乱跑，追打嬉闹之间，伺机找点东西打打牙祭。比如从街边菜场的蔬菜摊偷点什么。阿德里安当时只有三四岁，由于姨妈很少看管，他也混迹在这群孩子中。哈森

① 维登（Wieden）：维也纳的第四区，位于市中心南部。

② 约瑟夫城（Josefstadt）：维也纳的第八区，成立于一八五〇年。

③ 德布灵（Döbling）：维也纳的第十九区，位于该市的最北部。

莱腾附近的旧病区是他们的乐园；还有夏季的多瑙运河^①河畔，绿树成荫，凉爽宜人；就连高耸入云的灰色烟囱也是他童年记忆中的丰碑。住在西梅林大街的时候，阿德里安是那群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因此跑丢走失这种事情屡屡发生。根据广泛流传于家中的说法（其实也就是姐姐劳拉说的），阿德里安四岁的时候，曾经不省人事地昏倒在圣劳伦茨教堂外。当时正值严冬，他就蜷缩在教堂台阶旁的角落里，身上覆盖了一层积雪，很容易被忽视。过了好一段时间，教堂看门人才发现了他。由于不知道他的身份，周围又没有目击者，教区牧师只好将他带回自己家，让女管家帮他洗了澡，吃了东西，然后在床上安顿下来。这是阿德里安第一次睡在属于自己的床上，既不用害怕踢到姨妈的床脚，也不用担心挤到身旁的赫尔穆特或劳拉。整整三天后，母亲才寻到教区牧师的住所接他回家，满心焦急和羞愧。母亲的羞愧并非出于对教区牧师的歉意，而是在警察局报案时（和这个阶层的其他女性一样，蕾妮·多布罗什只要和政府机构打交道，就会感到莫名的紧张和恐惧），其他孩子七嘴八舌地列出阿德里安可能出没的地点，她却张口结舌，一无所知。不过既然事已至此，她只好自我安慰说，儿子至少过上了几天吃喝不愁的幸福生活。多年以后回顾这段经历，阿德里安·齐格勒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从某种程度上说，早在那个时候，母亲就已经弃他而去了。抛弃本身实施起来，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正如母亲当时愤愤说的，被教区牧师收留这事纯属阿德里安自找的，怨不得别人，或许他应该暗自庆幸才对。住进斯皮尔格鲁德后，阿德里安还会做到关于女管家的噩梦。她薄薄的嘴唇和冷酷的蓝眼睛似乎蕴含无穷的吸力，将他拖入深渊。某天半夜，阿德里安突然醒来，女管家圆睁着蓝眼睛直直瞪着他，逼问他天堂里究竟住着谁，他的名

① 多瑙运河（Donaukanal）：穿过维也纳市中心的一条运河，在多瑙河支流基础上开凿而成，全长十七公里。

字究竟是什么。对于阿德里安的无言以对，女管家抛出一抹傲慢的微笑，然后转身离开，拒绝继续这个话题。父亲和母亲从来不会讨论关于天堂或地狱的事情，基本上，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内容很少在家里提及。弗伦茨是家里唯一一个擅长发表长篇大论的，为此，他也常常招致兄弟姐妹的白眼。在斯皮尔格鲁德，当心理医生询问阿德里安父母的身世背景，血统起源时，他竟然一个字都答不上来。如果说家里有什么禁忌话题的话，大概就是家族的历史，因为过去总是和不幸息息相关。阿德里安的母亲曾经在福拉尔贝格从事纺织女工的工作多年，之后移居维也纳，并且和齐格勒有了孩子。这些信息都是阿德里安在患者档案泄漏时意外得知的。而关于欧根·齐格勒的本性，确切说是他在生物遗传学上的属性，则是阿德里安辗转于不同的寄养家庭均宣告失败后，被默德林^①寄养机构的工作人员一针见血指出的：居无定所于你而言并不奇怪，你父亲的身体里就流淌着吉普赛人的血液。但后来的情况有所不同。或许，战争的发生是件好事。一天早晨，他被寄养机构的主管叫到办公室，接受一个所谓的惊喜。主管打开办公室内隔间的房门（阿德里安一直以为那是壁橱），里面并没有变魔术般跳出一只兔子，而是他流淌着吉普赛血液的父亲，冲他咧嘴挤出一个夸张的笑容，表示要将前尘往事一笔勾销。那是一九三九年十月。阿德里安已经有整整四年没有见过父亲，而那以前，每年也只能零零星星见上几面。寄养机构主管对十岁的阿德里安说，现在可以跟着父亲回家了。阿德里安努力做出幸福而期待的反应，然而心底却油然而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

父亲的形象 欧根·齐格勒对个人形象极其在意。出门之前，

^① 默德林（Mödling）：位于奥地利东部下奥地利州的一个城市。